

名牌计划法制文学集

红

与
的
较
量

黑

吴谷 著 雷波涌 编

花城出版社

名牌计划法制文学集

红与黑的

较量

吴 谷/著

雷波涌/编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字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印刷厂

73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ISBN7—5360—2207—7

I1898 定价: 12.80 元

作者小传



吴谷，出生于江西永新县一个乡村的“三栋屋”里，已步入了不惑之年。1986年毕业于中原文艺学院影视编剧系，当过记者，做过编辑，属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广东省《商汇报》名牌计划编辑部主任。

有诗作由《人民中国》、《中国文学》译成外文出版，有报告文学获国家二等奖，省一等奖；有电视剧本由上海电视台发表并列入拍摄计划；有纪实文学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有文学作品被国际文学博览会选中评为文学一级。……涉猎体裁多种，发有文字百万，但尚乃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文化人。

序

雷波涌

时下，人们时髦于“下海”办公司，其经营门类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吴谷，一个井岗山下的老区文化人，却也办起了一间“阳光公司”。且今年三月，把“公司”迁到了广州。

吴谷，是搞法制文学创作的，已有四、五年历史。这段不短的时间，几乎占了他创作生涯的一半。当他拿出几十万字的法制文学作品给我，希望我为他结集出版的书写篇序时，我明显地感到犹豫。一是目前不少搞法制文学的人，都在借用“法制”之名，写一些欺名盗世，污人耳目的黄色下流书作鱼目混珠，以谋求高价稿费。如果为这样的作品写序，岂不坏了自家名声，且不有同流合污之嫌？二是当今社会，以凶杀、色情为主题的法制文学作品、书刊已经充斥图书行业，再出类似的，是否还存在社会价值？为这样的书写序，还有什么写头？心里确实没底；三是，作者的年龄稍长于我，以一个小字辈的身份为别人写序，会不会惹人闲话，说 I 有意抬高自己，往脸上贴金？但最后还是却不过吴谷的盛情，答应先看看稿，再利用在广州文学圈熟人多过于他的优势，帮忙找人写序。

不料，稿纸还没看完，心中的疑虑就消去了一半。吴谷写的法制文学作品不仅文字流畅，构思巧妙，质朴纯真，诗情画意，且在选材上，把着眼点放在写执法人员对事业与爱情的追求上，完全不同于地摊上那些“法制文学”的“邪”与“滥”。他在作品中虽然也疾恶如仇地痛斥罪恶，淋漓尽致地揭露阴谋，但同时更热情洋溢地颂扬着真理，情真意切地褒赞着光明。他写“红与黑的较量”的“警魂”；写“在每个成功者背后，必定有个

好女人”的刑警妻子；写在战胜邪恶的沧桑路上抛下来的“忠骨”……把人们从一个个令人发怵的罪恶深渊里，引向正义的光明之途。

吴谷是一个憨厚，正直的青年作家，从他的这些作品里更体现了他文学创作的敏锐和严肃以及作品后面闪耀的一颗善心。他还是在江西永新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冒险跟着公安人员一起侦破、缉匪，不辞辛劳地狠抓第一手材料。有一次他为揭露社会上的某种丑恶行为，还经受过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和威胁引诱。有人也劝他停下来写写别的，他摇头，仍然固执地握紧自己手上的笔，继续扬善揭恶，口诛笔伐，不肯罢休。他说：“神圣与高尚交积在一起，愚昧和野蛮交积在一起”，这里留下的种种罪恶和纠葛，以及正义与爱情，都需要阳光去照耀。他无法罢笔。

而这一切，都有“大山作证”。我心中的疑虑不仅荡然无存，而且怀着一种崇敬，不揣冒昧地担起了该书的编辑和作序的重任。

吴谷的作品广泛地发表在《啄木鸟》、《神剑》、《法制与生活》、《法制导报》、《社会大观》、《社会纵横》等法制文学刊物上，有的还被各大媒体转载，产生过不小的社会影响。这是每个作家所奢求的。他认为：“阴谋和爱情几乎同时都喜欢黑暗；阴谋喜欢黑暗是为了绞杀光明，爱情喜欢黑暗是为了拥抱曙光”。所以，他在戳穿阴谋，歌颂爱情的时候，总是竭力让阳光渗透进去，让人们永远都去追逐光明，看到希望。

吴谷很穷，穷得到广州来了好一段时间，都只能抽用白报纸卷的土烟。但他却拥有一间这样的“阳光公司”，每天免费在向社会兜售“阳光”，或温煦，或火辣地全身心地去触摸着这个

世界。他似乎总是觉得做人的良心不能丢，作家的使命感不能忘，即使是到了广州，他还是操着老本行，用自己一贯的风格和方式，给这个正义与邪恶交织，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世界注进一束束阳光，因为他始终相信，也亲眼看到，正义总是在战胜邪恶，光明总是在驱散黑暗。这场红与黑的较量，早就注定了最终的输赢。

吴谷的名字也有来头，据说因为有个编辑发稿时漏掉了一个“著”字，他便将错就错，把“吴谷著”改成了“吴谷”。那位编辑很快顺水推舟说：“无谷就有米，改名‘吴谷’其实改得很好。”让我看来也是这个道理，吴谷在阳光底下收获的谷子一经吹糠见米”，岂不成了“无谷就是米”了么？

原来，他的“阳光公司”是那样地仓满粮足，难怪他能那么慷慨，那么不求回报地无私抛售呢！

是为序。

1995年6月30日于羊城

（雷波涌，青年诗人与作家，广东《商汇报》社副社长）

不会陨落的星

目 录

序

不会陨落的星.....	1
多情鸟.....	2
警魂	75
心碑.....	104
红与黑的较量.....	151
女人和蛇.....	153
女人不要眼泪.....	177
贼道.....	191
大山作证	222
天泪.....	224
沧桑人生路	360
忠骨.....	362
后记	410

不知哪位哲人说过：“在每个成功者的背后，必定有个好女人。”

英雄的警官去了，留下了壮烈与辉煌；警官的妻子来了，埋葬了眼泪和悲愤。他们以坚韧、高尚、自重在为早逝的英雄增光添彩，也在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再塑丰碑。

多情鸟

序：神圣与高尚交结在一起，愚昧和野蛮交结在一起，于是，在这里便留下一场难解的纠葛

满山的竹，满目的竹。竹林中有条弯弯曲曲的石矶小道；似长蛇，从这里盘进去，又从那里伸展出来。

这是山的世界，竹的天下。于是，在这里便产生了一个以竹为名的竹矶村。

原先，竹矶村的多情鸟特多，满山满畈都是。只要一到黄昏，那教人动心勾魂的“多情哇——多情——”的叫声此起彼伏，叫得丈夫已出远门的妻子们心慌意乱；叫得正在热恋中的情哥情妹们如醉如痴。眼下，不知哪个黑心狼几乎把全竹矶山上的多情鸟都打光了，唯一残存的一只母鸟无时不在发出悲哀又凄凉的呼唤。

在这孤独的近似哭泣的声音中，只见那只母鸟终于唤回了一只小多情鸟，它俩佇立在树杈上，轻轻地喃呢着，亲热得相依为命。

就在这个时候，小道尽头的竹矶蓬中有一只乌黑乌黑的銃口在瞄准着它俩。

也就在这个时候，山道上出现了两双缓缓挪动的脚，踩着落叶，发出沙沙的响。

响声惊动了树上的多情鸟。它俩飞了，逃出了銃口的瞄准圈。

良久，在山道上传过来一男一女情意绵绵的声音：

女：虎哥，我的心里老是空落落的。”

男：是不是我要返回刑侦大队舍不得？”

女：是，又好象不是。”

男：除了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

女：好象还有。

男：是什么呢？

女：不踏实。

男：你是耽心我们那里走私和流氓团伙猖獗，有的还有武器……

女：唔，当初我跟你谈时，我阿爸最操心的就是这一点。

男：嘿嘿……他说当警察的天天跟罪犯打交道，脑壳是提在裤腰带上过日子哩。”

女：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来办……

男：快啦，组织上已答应我春节期间回家办结婚酒哩。”

两双挪动的脚停住了，那是两张紧紧贴在一起的脸。男的叫虎山，是公安刑侦大队的队长，女的叫竹青，是竹矶村的回乡知青。

落日已完全隐没了它的脸。竹林中出现了一片幽暗。虎山要竹青别送了。竹青忧忧地望着恋人匆匆远去的身影一直消失在山的那头，才脚步子沉沉地往回走去。

多情鸟似乎也通人性，它也放开嗓门在“多情哇，多情哇——”地叫个不停。

竹青生在山林，长在山林，对于摸黑下山那是习以为常的

事了。她在黑林中走着并不感到害怕，她的思绪依然沉浸在绵绵的难舍难分的情感之中。她根本没预料到在她走过的竹矶道旁，在那丛茂密的竹矶蓬中正有个鬼鬼祟祟的头在向她探望。此人本是竹矶村出了名的懒鬼剥皮神仙。他三十有七，上无父母，下无弟妹，左无妻小，右无子女，孤身一人终日游手闲荡。靠东家残饭，西家残粥度日。这天，他是想趁黑上山去捉几只山雀来解决明天的肚皮问题，猛一见竹青与虎山那情切切的样子，既好奇又羡慕。甚至还有些妒忌。这人特怪，你说他颠三倒四，他有时的头脑又机敏过人。一个卅多岁没挨过女人边的男人，见一男一女在竹林中话别，一种本能的好奇教他躲起来看个男情女爱的究竟。出于他想象的是这对男女居然这样规矩。眼看着他们两人分手，竹青单独下山，他十分扫兴，只得又去寻找明天肚皮的营生了。

山里的天说黑就黑，只一会工夫，几乎就伸手不见五指了。竹青这才从沉绵中猛醒，放眼四周不由她冷汗直冒，步子也就由快变成了跑，恨不得一下窜下山去，回到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屋里。

离家的距离在她疾走的脚步下缩短了。山下村子的灯光也遥遥在望。竹青不由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谁料，她提在喉咙的心刚刚放下，从路边的竹丛中猛地窜出个黑影，来不及让她反映过来，那黑影就将她掀翻在地。竹青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奋力挣扎。于是，两团黑影在竹矶中滚翻着，搏斗着。

正欲进山涧去抓石蛙的剥皮神仙听到山腰有人的咒骂声，兴头又起，掉头又折了回来。

这黑影也许是个文弱书生，只几下功夫就被竹青打得狼狈逃窜，剥皮神仙赶来时，那黑影正好从他身边一窜而过，待

他揉着眼睛想看清那人影时，竹青正好理着被搔乱的头，
发疯般地朝村子奔去。

他看清了竹青，但那个男人是谁呢？剥皮神仙睁着那双细
小的老鼠眼苦苦地思索着。

唉，这男女之情哟？……

1. 英雄，这光荣的称号有时会给你脸上添辉，但
贴上去的光彩要抹下来这就狼狈不堪了

这里是一座古老而原始的山村圩镇；黄泥堆成的圩场，木
竹扎成的圩栅；松板砌成的肉钻……叫卖的，唤买的，加上牛
的长嘶，猪的嚎叫，老人的咳嗽，孩子的嘻笑，整个圩镇变成了一
曲弦管加锣鼓的杂乱无章的交响乐。

圩场的东头高耸着一堵相当气派的时事宣传栏。栏前里
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他们都神色专注地在看着什么。

五十多岁的倒毛师（他是竹青的父亲），扛着一只鼓鼓囊
囊的布袋也来到这里凑热闹。出于好奇，他叭哒看长长的竹鞭
烟斗，使劲地往栏前挤去。人群中几个时髦的妹子被他的旱烟
呛得嘿吓，嘿吓地咳，都朝他投去白眼。他不顾，反而更大口地
吞云吐雾。从烟斗锅里喷出的火星子四处飞扬。时新的小伙
子、妹子们生怕火星子烧烂自己身上的好衣裳，赶紧给这位蛮
不讲理，也是不好惹的老土包子让开了一条道。他乐了，从嘴
里拔出烟斗在鞋底上磕了几磕，满脸堆笑地朝为他让道的人
说道：“好伢崽，好妹子，你们的衣裳是纸做的，见火就着。我的
呀，我的衣裳才过得古、是铁皮做的，一百年也不会烂哩。”

倒毛师开心而又幽默的话惹来的是那群时髦妹子和伢子
们的白眼。

他根本不把这些白眼看在眼里，趁机大摇大摆地走到宣

传栏前。

宣传栏正中贴着一张“人民公安报”，报头刊登着虎山身着警服，英俊威武的半身照。倒毛师一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忙将身子凑上前去看个究竟。正好，报栏下一群年轻妹子的议论声迅速传进了他的耳朵。

“帅！这个英雄真帅！”一个妹子无限向往地说。

“帅？哼，帅，你就嫁给他呗。”另一个妹子开的是玩笑，心底却是一番醋意。

“唔，人家那会看得上你这个山村的民办教师，”那妹子报复地说。

倒毛师留心地听着，不时望望报头上的邓虎生，又不时瞟议论着的姑娘。

“现在的英雄可吃香哩。大城市里有许多女大学生都争着向英雄求爱哩。”

“女大学生都向英雄求爱？……”倒毛师的心飞速地朝下沉去：“虎伢子会不会被那些女大学生夺去呢？他不安起来。但对虎生的人品与为人又似乎能放得心下。那年，虎山第一次来到他家……

这天，他正在屋里编炭篓子，竹青领着身穿警服的邓虎山来到他的面前。倒毛师好惊异，又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小伙子。竹青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父亲的面前，羞羞答答地介绍道：“阿爸，他就是我们竹矶山那边的邓虎山。”

倒毛师停下手里的活，仔细地朝虎山打量了一番后，满意中又有担心地：“是个好伢仔，好伢仔。不过，他当警察，天天跟流氓痞子贼打交道，嘿嘿，危险哩！”

竹青是了解父亲的。她望了望虎山，甜甜地对父亲说：怕

啦，我都不怕他当警察，你怕么事？”

倒毛师也笑了，心想：是呀，如今当警察才威风，她不怕，我怕么事？于是大声地笑了起来：“好，当警察好！我家的耕牛就是放在山上过夜也不怕有贼敢偷呢。”

竹青朝虎山膘去一眼，两人都开怀地笑了起来。

虎山终归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警察，他忙拉了竹青一把，立即止住了笑声，他有礼貌地对倒毛师说：“阿爸，我俩的事你知道了？”

“我怎不知道？”倒毛师哈哈大笑起来：“虎仔，不瞒你说，当初有个叫四开的野小子，他还想跟你争我家妹子哩。这小子家穷不算，就是那付吊而乱当的样子我就要赶他出门。”

“我跟他是高中的同学，他外表是不大检点，但他是个诚实的人。”虎山很有分寸地反驳着倒毛师的话。

“我管他怎样，反正我看不顺眼的人就别想上门。”

“嘻，我知道阿爸是个最讲面子的人。为了面子上有光，他才选上你这个穿着一身老虎皮的邓虎山哩。”竹青十分开心地向虎山开着玩笑。

“是呀，是呀。人生在世不为自己的脸上争点光，还出什么世嘛？”倒毛师面对着虎山：“伢子，好好干，你俩的事我同意，同意！”

.....

“你同意，恐怕人家还不同意呢。”姑娘们的议论象一股强烈的电流，迅速把他从回忆中击醒，猛烈地冲击着倒毛师的心扉：“他不同意？……”他忙把身子向议论着的姑娘们靠去，欲向她们说什么，但又立即把已到嘴边的话打住了。心里却倒海翻江般地思忖开来：是呀，而今他当了英雄，地位高了，名声大

了，虽说自家妹子跟他已经到乡政府登了个记，但乡村间的三茶六礼，开亲定庚什么都没办理。要是他一翻脸，你有什么理由去骂人家陈世美呀？想到这一层，他着慌了，忙向身边的一个胖姑娘试探起来：“呃，妹子，如果这个英雄原先爱上了一个乡村妹子，你看，他现在会变心吗？”

胖姑娘：“我看不会，人民警察的思想水平还是高的。”

一个瘦姑娘有不同见解，她插上话来：“也不一定。现在向他求爱的妹子肯定很多。再说，他们又没办结婚酒。”

“办了，办了，他俩到乡政府裁了结婚证哩！”

“办了结婚证？”

“办了，办了。”

“你这还怕什么，有结婚证国家就承认他俩是合法夫妻了。”

“可他俩还没办结婚酒呢。”

姑娘们都笑了起来：“结婚酒只不过是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封建的风俗，法律上是从他们打结婚证那天起就承认他们是合法夫妻的。”

“噢，噢。”倒毛师脸上绽开了菊花瓣般的笑容。这下他放心了，彻底地放心了。他拔腿就要退出人群就要赶快赶快把虎山当了英雄的消息告诉自家的妹子，好让她也高兴高兴。这老人太激动了，太兴奋了，谁料，刚迈开一步，他的那只粗大的脚板却踩在一双雪白的田径鞋上。

穿白田径鞋的是一位留着披肩长发的年轻人，他一见自己脚上的鞋被这只大脚板印上了一片黑污污的“大印”，既心疼又窝火，便不好气地朝倒毛师发泄起来：“瞎啦！你看我这鞋！”